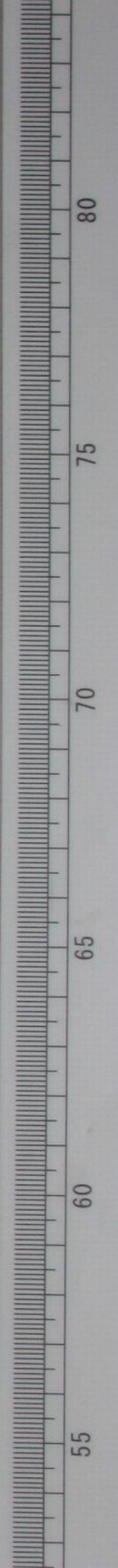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79
2



曹大家女誡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穀成人。長兄班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之。次兄班超入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書。乞賜兄歸老。和熹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

女誡序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兔耳。吾曹大家女誡

性疏愚。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訓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謹按大家。身都貴胄。博極羣書。完節撫孤。復能爲兄上書。爲兄續史。時皇后諸嬪皆師事之。誠巾幗中丈夫也。今觀其所以誠女者。始之以卑弱。終之以謙和。大要以敬順爲主。絕無一語及於外政。則女德之所尙可知矣。至於近世女子。好華飾。趨巧異。幾幾乎以四德爲詬病。今所論德言。

容功。乃在此不在彼。尤可謂對症良劑也。懲驕惰於未萌。嚴禮法於不墜。貴賤大小。莫不率由。以是爲百代女師可也。故列諸卷首。以爲教女者則焉。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誇有惡莫辭。不自飾非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

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爲則哉。

敬順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爲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旣生。語言過矣。語言旣過。縱恣必作。縱恣旣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旣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

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得夫之意是謂永畢。和諧畢世失意一人。失夫之意是謂永訖。訖止也。夫婦乖離盡於此也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邪偷。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有恩於人。人反離之。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尚於曲從矣。姑云否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順從舅姑如影隨形。響應聲自得歡心。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人

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也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蠢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

顯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尙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

宋尙宮女論語

宋若昭。貝州人。世以儒聞。父棻好學。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慧美能文。若昭文詞高潔。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名世。若華著女論語。若昭申釋之。唐貞元中。詔入禁中。試文章。論經史。俱稱旨。若昭以曹大家自許。帝嘉其志。稱爲女學士。拜內職官尙宮。掌六宮文學。兼教諸皇子公主。皆事之以師禮。號曰宮師。

謹按若華。託曹大家之意。集爲女訓。名曰女論語。其妹若昭。申釋之。夫論語。聖賢問答之言也。可與之並列乎。然吾觀曲禮內則所載。慈流酒漿。紛悅刀礪。織悉俱備。蓋至道

不離乎居室日用之常。而聖賢垂訓。無非欲人言動舉止。悉合於當然之則。論語二十篇。亦豈在高遠哉。茲編條分縷晰。便於誦習。言雖淺俚。事實切近。嫗媪孩提。皆可通曉。苟如斯訓。亦不愧於婦道矣。

立身章第一

凡爲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爲人。

學作章第二

凡爲女子。須學女工。紉麻緝苧。粗細不同。車機紡織。切勿匆匆。看蠶煮繭。曉夜相從。採桑摘柘。看雨占風。滓濕卽替。寒冷須烘。取葉飼食。必得其中。取絲經緯。丈疋成工。輕紗下軸。細布入筒。綢絹苧葛。織造重重。亦可貨賣。亦可自縫。刺鞋作襪。引線繡絨。縫聯補綴。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莫學懶婦。積小癡慵。不貪女務。不計春冬。鍼線粗率。爲人所攻。嫁爲人婦。恥辱門風。衣裳破損。牽西遮東。遭人指點。恥笑鄉中。奉勸女子。聽取言終。

學禮章第三

凡爲女子。當知禮數。女客相過。安排坐具。整頓衣裳。輕行緩步。斂

手低聲。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敘。答問殷勤。輕言細語。備辦茶湯。迎來遞去。莫學他人。擡身不顧。接見依稀。有相欺侮。如到人家。當知女務。相見傳茶。卽通事故。說罷起身。再三辭去。主若相留。禮筵待遇。酒畧沾唇。食無父筯。退盞辭壺。過承推拒。莫學他人。呼湯呷醋。醉後顛狂。招人怨惡。當在家庭。少游道路。生面相逢。低頭看顧。莫學他人。不知朝暮。走遍鄉村。說三道四。引惹惡聲。多招罵怒。辱賤門風。連累父母。損破自身。供他笑具。如此之人。有如犬鼠。

早起章第四

凡爲女子。習以爲常。五更雞唱。起著衣裳。盥漱已了。隨意梳妝。揀柴燒火。早下廚房。摩鍋洗鑊。煮水煎湯。隨家豐儉。蒸煮食嘗。安排蔬菜。炮豉春薑。隨時下料。甜淡馨香。整齊碗碟。鋪設分張。三食飽食。朝暮相當。莫學懶婦。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猶未離牀。起來以晏。卻是慚惶。未曾梳洗。突入廚房。容顏齷齪。手脚慌忙。煎茶煮飯。不及時常。又有一等。舖飯爭嘗。未曾炮饌。先已偷藏。醜呈鄉里。辱及爺娘。被人傳說。豈不羞惶。

事父母章第五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熱則扇涼。饑則進食。渴則進湯。父母檢責。不得慌忙。進前聽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過從長。父母言語。莫作尋常。遵依教訓。不可強梁。若有不諳。細問無妨。父母年老。朝夕憂惶。補聯鞋襪。做造衣裳。四時八節。宋尙宮女論語

孝養相當。父母有疾。身莫離牀。衣不解帶。湯藥親嘗。禱告神祇。保佑安康。設有不幸。大數身亡。痛入骨髓。哭斷肝腸。劬勞罔極。恩德難忘。衣裳裝殮。持服居喪。安埋設祭。禮拜家堂。逢週遇忌。血淚汪汪。莫學忤逆。不敬爹娘。纔出一語。使氣昂昂。需索陪送。爭競衣妝。父母不幸。說短論長。搜求財帛。不顧哀喪。如此婦人。狗彘豺狼。

事舅姑章第六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門。合稱新婦。供承看養。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覩。不能隨行。不敢對語。如有使令。聽其囑咐。姑坐則立。使令便去。早起開門。莫令驚忤。灑掃庭堂。洗濯巾布。齒藥肥皂。溫涼得所。退步階前。待其浣洗。萬福一聲。卽時退步。整辦茶盤。

安排匙筯。香潔茶湯。小心敬遞。飯則輒蒸。肉則熟煮。自古老人。齒牙疏蛀。茶水羹湯。莫教虛度。夜晚更深。將歸睡處。安置相辭。方回房戶。日日一般。朝朝相似。傳教庭幃。人稱賢婦。莫學他人。跳梁可惡。咆哮尊長。說辛道苦。呼喚不來。饑寒不顧。如此之人。號爲惡婦。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

事夫章第七

女子出嫁。夫主爲親。前生緣分。今世婚姻。將夫比天。其義匪輕。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夫有言語。側耳詳聽。夫有惡事。勸諫諄諄。莫學愚婦。惹禍臨身。夫若出外。須記途程。黃昏未返。瞻望相尋。停燈溫飯。等候敲門。莫學懶婦。先自安身。夫如有病。采尙宮女論語

終日勞心。多方問藥。遍處求神。百般治療。願得長生。莫學蠢婦。全不憂心。夫若發怒。不可生瞋。退身相讓。忍氣低聲。莫學潑婦。鬪鬧頻頻。粗絲細葛。熨貼縫紉。莫教寒冷。凍損夫身。家常茶飯。供待殷勤。莫教饑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貧。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能依此語。和樂瑟琴。如此之女。賢德聲聞。

訓男女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亦在於母。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儀。吟詩作賦。尊敬師儒。束脩酒脯。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來。喚去便去。稍有不從。當加叱怒。朝暮訓誨。各勤事務。掃地燒香。紉麻緝苧。若在人前。教他禮數。莫縱嬌癡。恐他啼哭。莫縱跳梁。恐他輕侮。莫縱歌詞。恐他淫污。莫縱遊行。恐他惡事。堪笑今人。不能爲主。男不知書。聽其弄齒。鬪鬧貪杯。謳歌習舞。官府不憂。家鄉不顧。女不知禮。強梁言語。不識尊卑。不能鍼黹。辱及尊親。有玷父母。如此之人。養猪養鼠。

營家章第九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勤則家起。懶則家傾。儉則家富。奢則家貧。凡爲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計。惟在於勤。一年之計。惟在於春。一日之計。惟在於寅。奉箕擁帚。灑掃灰塵。撮除邈邈。潔靜幽清。眼前爽利。家宅光明。莫教穢污。有玷門庭。耕田下種。莫怨辛勤。炊羹造飯。饋送頻頻。莫教遲慢。有悞工程。積糠聚屑。喂養孳牲。呼歸放去。檢

點搜尋。莫教失落。擾亂四隣。夫有錢米。收拾經營。夫有酒物。存積留停。迎賓待客。不可偷侵。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禾麻菽麥。成棧成囤。油鹽椒豉。盞甕裝盛。猪雞鶩鴨。成隊成羣。四時八節。免得營營。酒漿食饌。各有餘盈。夫婦享福。歡笑欣欣。

待客章第十

大抵人家。皆有賓主。滾滌壺瓶。抹光橐子。準備人來。點湯遞水。退立堂後。聽夫言語。細語商量。殺雞爲黍。五味調和。菜蔬齊楚。茶酒清香。有光門戶。紅日含山。晚留居住。點燭擎燈。安排卧具。欽敬相承。溫涼得理。次曉相看。客如辭去。酒飯殷勤。一切周至。夫喜能家。客稱曉事。莫學他人。不持家務。客來無湯。慌忙失措。夫若留人。妻懷瞋怒。有筋無匙。有鹽無醋。打男罵女。爭啜爭哺。夫受慚惶。客懷羞懼。有客到門。無人在戶。須遣家童。問其來處。當見則見。不見則避。敬待茶湯。莫缺禮數。記其姓名。詢其事務。等得夫歸。卽當說訴。奉勸後人。切依規度。

和柔章第十一

處家之法。婦女須能。以和爲貴。孝順爲尊。翁姑瞋責。會如不會。上房下戶。子姪宜親。是非休習。長短休爭。從來家醜。不可外聞。東隣西舍。禮數週全。往來動問。欵曲盤旋。一茶一水。笑語忻然。當說則說。當行則行。閒是閒非。不入我門。莫學愚婦。不問根源。穢言汚語。觸突尊賢。奉勸女子。量後思前。

守節章第十二

古來賢婦。九烈三貞。名標青史。傳到如今。後生宜學。勿曰難行。第一貞節。神鬼皆親。有女在室。莫出閨庭。有客在戶。莫露聲音。不談私語。不聽淫音。黃昏來往。秉燭掌燈。暗中出入。非女之經。一行有失。百行無成。夫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家持業。整頓墳塋。殷勤訓子。存歿光榮。此篇論語。內範儀刑。後人依此。女德昭明。幼年切記。不可朦朧。若依此言。享福無窮。

進女孝經表

唐朝散郎侯莫陳邈妻鄭氏上

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為主。實在乎孝。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鴈。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嫻詩禮。至于經誥。觸事而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八章。鄭氏女孝經

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尊。因以曹大家爲主。雖不足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茲聞達。輕觸屏展。伏待罪戾。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鄭氏女孝經

開宗明義章第一

曹大家閒居。諸女侍坐。大家曰。昔者聖帝二女。有孝道。降于媯汭。卑讓恭儉。思盡婦道。賢明多智。免人之難。汝聞之乎。諸女退位而辭曰。女子愚昧。未嘗接大人餘論。曷得以聞之。大家曰。夫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多聞闕疑。可以爲人之宗矣。汝能聽其言。行其事。吾爲汝陳之。夫孝者。廣天地。厚人倫。動鬼神。感禽獸。恭近於禮。三思後行。無施其勞。不伐其善。和柔真順。仁明孝慈。德行有成。可以無咎。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此之謂也。

后妃章第二

大家曰。關雎麟趾。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朝夕思念。至于憂勤。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后妃之孝也。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人章第三

居尊能約。守位無私。審其勤勞。明其視聽。詩書之府。可以習之。禮樂之道。可以行之。故無賢而名昌。是謂積殃。德小而位大。是謂嬰

鄭氏女孝經

卷下

三 醉仙亭

害。豈不誠歟。靜專動直。不失其儀。然後能和其子孫。保其宗廟。蓋夫人之孝也。易曰。閑邪存其誠。德博而化。

邦君妻章第四

非禮教之法。服不敢服。非詩書之法。言不敢言。非信義之德。行不敢行。欲人不聞。勿若勿言。欲人不知。勿若勿爲。欲人不傳。勿若勿行。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祭祀。蓋邦君妻之孝也。詩云。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庶人妻章第五

爲婦之道。分義之利。先人後己。以事舅姑。紡績裳衣。社賦蒸獻。此庶人妻之孝也。詩云。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事舅姑章第六

女子之事舅姑也。敬與父同。愛與母同。守之者義也。執之者禮也。鷄初鳴。咸盥漱。衣服以朝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禮信立而後行。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三才章第七

諸女曰。甚哉。夫之大也。大家曰。夫者。天也。可不務乎。古者。女子出嫁曰歸。移天事夫。其義遠矣。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性。而人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防閑執禮。可以成家。然後先之以汎愛。君子不忘其孝。慈陳之以德義。君子興行。先之以敬讓。君子不爭。導之以禮樂。君子和睦。示之以好惡。君子知禁。詩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孝治章第八

大家曰。古者淑女。之以孝治九族也。不敢遺卑幼之妾。而况於娣姪乎。故得六親之懽心。以事其舅姑。治家者。不敢侮於鷄犬。而况於小人乎。故得上下之懽心。以事其夫。理閨者。不敢失於左右。而况於君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九族和平。萋菲不生。禍亂不作。故淑女之以孝治上下也。如此。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賢明章第九

諸女曰。敢問婦人之德。無以加於智乎。大家曰。人肖天地。負陰抱陽。有聰明賢哲之性。習之無不利。而况於用心乎。昔楚莊王晏朝。樊女進曰。何罷朝之晚也。得無倦乎。王曰。今與賢者言。樂不覺日之晚也。樊女曰。敢問賢者誰歟。曰。虞邱子。樊女掩口而笑。王怪問之。對曰。虞邱子。賢則賢矣。然未忠也。妾幸得充後宮。尚湯沐。執巾櫛。備埽除。十有一年矣。妾乃進九女。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愛。奪妾之寵。然不敢以私蔽公。欲王多見博聞也。今虞邱子居相十年。所薦者非其子孫。則宗族昆弟。未嘗聞進賢而退不肖。可謂賢哉。王以告之。虞邱子不知所為。乃避舍露寢。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遂立為相。夫以一言之智。諸侯不敢窺兵。終霸其國。樊女之力也。詩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曰。辭之輯。

矣。人之治矣。

紀德行章第十

大家曰。女子之事夫也。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五者備矣。然後能事夫。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殆。爲下而亂。則辱。在醜而爭。則乖。三者不除。雖和如琴瑟。猶爲不婦也。

五刑章第十一

大家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妒忌。故七出之狀。標其首焉。貞順正直。和柔無妒。理于幽閨。不通于外。目不徇色。耳不留聲。耳目之欲。不越其事。蓋聖人之教也。汝其行之。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廣要道章第十二

大家曰。女子之事舅姑也。竭力而盡禮。奉娣姒也。傾心而罄義。撫諸孤以仁。佐君子以智。與娣姒之言信。對賓侶之客敬。臨財廉取。與讓不爲苟得。動必有方。貞順勤勞。勉其荒怠。然後慎言語。省嗜慾。出門必掩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送兄弟不踰于闕。此婦人之要道。汝其念之。

廣守信章第十三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天地之始。男

女夫婦人倫之始。故乾坤交泰。誰能間之。婦地夫天。廢一不可。然則丈夫百行。婦人一志。男有重婚之義。女無再醮之文。是以芣苢興歌。蔡人作誡。匪石爲歎。衛主知慚。昔楚昭王出遊。留姜氏於漸臺。江水暴至。王約迎。夫人必以符合。使者倉卒。遂不請行。姜氏曰。妾聞貞女義不犯約。勇士不畏其死。妾知不去。必死。然無符。不敢犯約。雖行之。必生。無信而生。不如守義而死。會使者還。取符。則水高臺沒矣。其守信也如此。汝其勉之。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廣揚名章第十四

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於舅姑。事姊妹也。義。故順可移於娣姒。居家理。故理可聞於六親。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諫諍章第十五

諸女曰。若夫貞廉孝義。事姑敬夫。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婦從夫之令。可謂賢乎。大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周宣王晚朝。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爲之夙興。漢成帝命班婕妤同輦。婕妤辭曰。妾聞三代明王。皆有賢臣在側。不聞與嬖女同乘。成帝爲之改容。楚莊王耽于遊畋。樊女乃不食野味。莊王感焉。爲之罷獵。由是觀之。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不陷於不義。夫有諍妻。則不入於非道。是以衛女矯

齊桓公不聽淫樂。齊姜遣晉文公而成霸業。故夫非道則諫之。從夫之令。又焉得爲賢乎。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

胎教章第十六

大家曰。人受五常之理。生而有性習也。感善則善。感惡則惡。雖在胎養。豈無教乎。古者婦人妊子也。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跛。不食邪味。不履左道。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惡色。耳不聽靡聲。口不出傲言。手不執邪器。夜則誦經書。朝則講禮樂。其生子也。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其胎教如此。

母儀章第十七

大家曰。夫爲人母者。明其禮也。和之以恩愛。示之以嚴毅。動而合禮。言必有經。男子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習之以小學。十歲從以師焉。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有私財。立必正方。耳不傾聽。使男女有別。遠嫌避疑。不同中櫛。女子七歲教之以四德。其母儀之道如此。皇甫士安叔母有言曰。孟母三徙。以教成人。買肉以教存信。居不卜隣。令汝魯鈍之甚。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舉惡章第十八

諸女曰。婦道之善。敬聞命矣。小子不敏。願終身以行之。敢問古者亦有不令之婦乎。大家曰。夏之興也。以塗山。其滅也。以妹喜。殷之

興也。以有莘氏其滅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任其滅也。以褒姒此三代之王。皆以婦人失天下。身死國亡。而況於諸侯乎。況於卿大夫乎。況於庶人乎。故申生之亡。禍由驪女。愍懷之廢。釁起南風。由是觀之。婦人起家者有之。禍於家者亦有之。至于陳御叔之妻。夏氏殺三夫。戮一子。弑一君。走兩卿。喪一國。蓋惡之極也。夫以一女子之身。破六家之產。吁。可畏哉。若行善道。則不及於此矣。

蔡中郎女訓

謹按女子。自離提抱。無論富貴貧賤。鮮不日有事於盥洗梳櫛者也。此編以修容喻修身。因其所共曉。而導以所未明。卽其所習爲。而責以所未能。眼前指點。何其親切。而有味也。女子雖至愚。三復斯訓。能不攬鏡而有悟乎。

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攬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粉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潤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

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

丹陽真人女訓

真人姓馬。名鉅。字玄寶。號丹陽子。先名從義。字玄甫。甯海州人。生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卽宋徽宗宣和五年也。五月二十日生。家富。號馬半州。娶孫氏。生三子。曰庭珍。庭瑞。珪。大定七年丁卯。重陽至。因食瓜從蒂起。怪而詢之。重陽曰。香從鼻裏出。甜向苦中來。復叩云。何名道。重陽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乃請歸家師之。戊子歲。以家事付三子而出家。重陽以所得純陽金丹秘訣五篇授之。并口授其訣。遂頂三鬘。而修行成道。因分梨十化。多受辛苦。時求道者。有李太乘。趙蓬萊。韓清甫等。宋坡雲得師金丹之祕。

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一 醉仙亭

旨。乃先成道。有金玉集。漸悟集。行化集。成道集。圓成集。精
微集。及語錄一集。皆行於世。七真之內多師之。

丹陽真人女訓六十四章

婦女孝親

從來爲子者。固宜盡孝道矣。而爲女者。亦不可於孝道或忽。閨門
順適。原所宜先。出嫁之時。歸寧猶不可缺。務要保守貞潔。漫令我
父母門庭敗毀。務要敬侍公婆。漫令我父母內外譏訕。亦有父母
寒微。特倚女兒奉養者。務宜按月按日送柴送米。此爲女道當然。
更爲婿道應爾。最可惡者。不孝之女。只知無鍼無線向父母所取。
無錢無布向父母所要。將自己東西留作積蓄。並不計父母之家
當若何。父母之心思若何。雖然爲女者。固屬可恕。而爲婿者。益不
堪言。彼貪得之子。決不想太山太水之恩情。奚似動輒使性情占

便宜。直令二人之神傷氣洩。無可如何。噫。是孰之咎歟。總歸爲女子者。不知深淺故耳。言念及此。不第不順父母之心。豈不深可歎哉。爲女子者。戒此。

婦女孝順

從來丈夫者。固婦人仰望終身者也。是男子者。殆重於婦人乎。而抑知婦人更屬不輕。蓋公婆之前。總宜孝順。妯娌之際。務要和乎。於以知若內若外。無有侵凌者在此。若上若下。無有乖違者在此。勿論大事小事。惟期順乎人心。勿論人事。已事惟期合乎天理。一動一靜。堪爲婦女之規條。一言一行。可爲閨門之則法。果爾則知昔日災殃種種者。至是化爲休祥。曩時禍患多多者。至是底爲平

坦。他年興家立業。勢屬必然。我門孝子賢孫。理乃一定。所謂女中魁元。女中丈夫者。端在此矣。

敬侍翁姑

公婆者。我夫主之父母也。卽我身之父母。蓋我旣入我夫之門。以我夫爲天。凡生我夫育我夫者。輒算生我育我之人。膝下承歡。不敢辭苦。堂前盡孝。不敢憚煩。阿翁有訓儼若神明。阿姑有言渾同史監。翁姑飲食倚坐侍立。翁姑衣服隨時洗滌。早則安候過問。直到高堂之中。晚則處置適宜。方歸私室之內。翁姑喝茶。茶碗敬遞。翁姑飲酒。酒盅敬遞。翁姑用飯。飯碗敬遞。雖然猶有所說。米食也。蒸取其軟。麵食也。做戒其硬。湯食也。進忌其寒。肉食也。煮要其熟。

倘翁姑牙齒周全。隨心作用。若翁姑牙齒疏蛀。順志躊躇。一日如是。日日如是。更無一日之不如是。一事如是。事事如是。更無一事之不如是。所謂賢孝之婦。誠無愧矣。又何致有跳梁之誚。咆哮之譏也哉。事翁姑者。照此勿背。

孝養父母

爹娘者。女子之父母也。當未出閣之時。愛我養我者。莫如父母。而我敬我重者。更莫如父母。父母睡也。我隨而睡焉。父母起也。我已起焉。父母飢也。我早防焉。父母渴也。我預備焉。倘逢冬時。生火爐以助其煖。若值夏日。引涼扇以搖其風。父母歡喜於我。必是我有好處。我固不以爲功。父母考打於我。必是我有惡處。我實勿要相

違。父母步履之間。莫作泛泛以論。父母話言之際。莫作浮浮以觀。無論甚嗎刺鞋作襪。昧昧者自可細詢。無論甚嗎引線繡絨。茫茫者何妨再問。雖然父母強壯之年。我固如此。父母衰殘之體。我當奚若。苟父母者大病臨身。煎湯熬藥。夜不脫衣。大數到日。傷心落淚。晝不停足。持服居喪。與兒子無異。焚錢化紙。較兒婦彌殷。待至周年之日。時時不忘於心。忌辰之餘。刻刻常繫於念。如是斯可謂養女之得濟矣。

戒忤公婆

從來宇宙爲公婆者。動爲子婦置衣服。打首飾。油桌案。糊房舍。圖謀三四個月。始將子婦娶到家中。賣盡了多少糧米。花費了多少

銀錢。原冀其晨昏定省。冬夏溫清。以受其奉養而已。並冀其爲賢婦哲婦。良婦。勵厥職而敦厥道。縱爲公婆的。爲我作牛作馬。亦所甘心。不然。卽於公婆之家法。是則是傲。公婆所分派處。一一遵循。公婆所教誨時。一一法守。爲公婆的胸襟亦覺安慰了。誰想到竟不如是。若是光景。爲公婆者。徒爭強賭勝了。至子婦者。甚嗎不顧廉恥事。他盡行去爲。甚嗎不顧禮義事。他盡行去作。只弄得爲公的無可如何。爲婆的無可如何。且爲夫的無可如何。雖然如此。惡婦固不足惜。可憐爲公爲婆爲夫者。被其帶累。俾門戶姓名都教他喪盡了。嗟。良可慨矣。願惡婦者。急早醒悟。

失禮舅姑

舅姑者。公婆是也。婦人之公婆。卽丈夫之父母。爲婦人者。見丈夫於父母之前。竭盡其孝。我卽當於公婆之前。竭盡其孝。時時刻刻。如丈夫之待其父母也。方算是孝。卽算合禮。彼章憲文妻董氏家極貧。早晚紡織養公婆者。亦此說也。所可惜者。忤逆之婦。凡公婆順心之處。彼偏使之違心。凡公婆得意之事。彼竟使之失意。或警之曰。天地鬼神報應。昭彰毫無寬貸。而被仍忤逆而不顧也。這等孽婦。吾知乾坤定不容他。雷霆定不恕他。卽或容他。恕他。吾知其身體必遭災殃。子孫必至背謬矣。若然爲媳婦者。烏得失禮舅姑也哉。

不和妯娌

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五 醉仙亭

嘗觀婦女者。娘家原有姊妹。夫娘家之姊妹異姓也。本不若婆家之妯娌同姓也。奈何婦女輩。於娘家之姊妹極其親近。於婆家之妯娌反致疏遠。往往於娘家之姊妹多日不見。則互相想念。於婆家之妯娌多日不見。則默裏講說。奉侍公婆之湯飯。則分班次。伺候公婆之茶水。則判日期。假若是彼之差事。則此袖手旁觀。假若是此之差事。則彼袖手旁觀。不但甲不幫乙。乙不幫甲。並且妯娌少者各懷異心。妯娌多者各聚一黨。某某見某爲仇敵。某某見某啟嫌疑。於此而猶共志同爨者。斷斷乎無是理也。天下爲妯娌者戒此。

勿仇妯娌

妯娌如兄弟也。兄弟仇仇者。固甚多矣。而妯娌仇仇者益多。何則。蓋妯娌者。說話在一處。行事在一處。待人亦在一處。木杓擊不著鍋涯者。殊落落矣。雖過門之初。非不以禮相接。入門之始。非不以義相投。久則不接以禮。而接以非禮矣。不投以義。而投以蔑義矣。某某曰。我家下人出色。聲名爲我增添。某某曰。我家屋裏人當家。財物由我經營。殊不想。爾家下人出色。人家下人卽未必出色。爾屋裏人當家。人屋裏人卽未必當家。爾以出色自矜。非以已之長形人之短乎。爾以當家自耀。非以已之優。形人之絀乎。並且有以艷宣著。以巧誇張。以寵仗恃者。恆見其見了自己娘家人來則親熱之。見了他人娘家人到則清冷之。見了自己兒女孩女則憐愛。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之。見了他人兒。孩女孩。則薄菲之。甚至他瞞我。我瞞他。愈瞞愈厲。他怨我。我怨他。愈怨愈深。扯東說西。全無辭讓。指雞罵狗。不免誼譁。詬罵結作仇讐。無所得止。仇讐更爲詬罵。何時可休。噫。其乖戾抑何甚哉。爲妯娌者。其以是爲矻。

最睦妯娌文

嘗觀爲男子者。固宜和兄弟矣。而爲女子者。正宜睦妯娌。何也。蓋女子莫親於娘家爹媽。而妯娌較爹媽爲尤親。莫親於娘家姐妹。而妯娌較姐妹爲尤親。莫親於娘家哥嫂弟媳。而妯娌較哥嫂弟媳爲尤親。所親者何。親在一院棲身。一鍋喫飯。彼姓張也。我亦姓張。彼姓李也。我亦姓李。彼公誰也。我亦公誰。彼婆誰也。我亦婆誰。

並且死之日。在於一墓之中。祭之之時。在於一塋之上。彼之子是我之姪。可以到此上墳。而家下姪。上墳不得。我之子是彼之姪。可以到此掃墓。而家下姪。掃墓不能。觀是則商商量量。不可有嫌疑之心。和和平平。不可有乖違之象。肅肅雍雍。不可有詬誶之語。謙謙遜遜。不可有放恣之形。種麻種穀。不必相爭。買帽買衣。不必相較。做茶做飯。不必分班。待戚待朋。不必別黨。如是者。斯可爲善處妯娌者矣。堪標是。以爲妯娌則。

夫婦主敬

從來夫婦一道。所係非輕。大則朝廷。小則鄉黨。安危廢舉。均本於斯。夫不見夏禹娶塗山乎。而夏因以興。周文娶后妃乎。而周因以丹陽真人女訓

盛。商紂娶妲乎。而商因以亡。晉獻驪嬖姬乎。而晉因以衰。自古以來。一興一亡。一盛一衰。要皆自夫婦始。甚矣夫婦之道大矣哉。倘無規矩以防閑之。則未免流於放肆。若防閑過密。又未免失之背畔。所以夫婦之間。各得其宜者。世間恆少。故詩訓之曰。刑于易示之曰。女貞。惟然。則知一夫一妻。當與一天一地。一日一月。剛柔健順。陰陽施化之理。並行不悖者也。不然。男主外政。外則不與內和。女主內政。內則不與外睦。予知谷風之怨。說輻之譏。在所不免矣。又安望閨門之內。和氣致祥也哉。

夫婦和順

千字文有云。夫唱婦隨。是知夫婦間。所貴如鼓瑟琴者也。雖然。有難焉者。悲陰雨者。乖好合之情。咏終風者。失好合之意。不然。卽德音之少稍違。而欲觀靜好之休風也。豈不甚難。所謂好合者。非謂昵閨房之好。而宴笑。卽以開謔浪之風。非謂戀閨幃之常。而戲謔。卽以起笑傲之漸。蓋夫之于婦也。心寫心藏。默祝之曰。與子偕臧。婦之於夫也。心愛心慕。隱禱之曰。及爾偕老。彼並處之歡娛。恆靜正而不亂。同情之洽浹。尤貞一而不紛。天地間。如此夫婦。同調而著同心之伴。合志而昭合德之休。一意之綢繆。不堪爲千古之型典也哉。

夫婦相敬

亞聖有云。夫婦有別。有別者。別內別外之謂也。別內者。女正於內。

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八 醉仙亭

別外者男正於外也。於以知一夫一婦本屬一內一外。一內一外。渾如一主一賓。夫婦也。而曰主賓。蓋其間有一敬字存焉。敬則有善相勸。有過相規。當其始。愚夫愚婦。及其後。賢夫賢婦。待其終。聖夫聖婦。有默默間。化於不自知。出於不及覺者。不然。夫妻有反目之情。卽難稱爲同心之侶。一乾一坤。適成乾坤之顛倒。一日一月。不啻日月之蝕。若者恨。若者怨。夫婦恍若仇敵。若者乖。若者違。夫婦終難和美。如是而不生愚頑子女也。斷斷乎其不能也。世間爲夫婦者。察此。

夫婦相和

嘗思天之所以爲天者。一陰一陽也。而陰陽之用。要非有所偏屬。而各不相通。觀天之道。而人可得而知。何則。人之道。不外一夫一婦。夫婦者。卽一陰一陽。惟和而後陰陽迭爲用。亦互爲根。無往而不見其睽違者。卽無往而不見其順適者也。所謂太和謂道之說。殆此意也。保合者。和也。各正者。亦和也。和則無不通。所以並行而不悖。和則而不流。所以曲成而不遺。並行不悖。渾若天機之暢舒。曲成不遺。儼如造化之融洽。彼陰陽之條貫。剛柔之並行者。卽斯之論歟。

戒夫妻文

從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男一女。卽一夫一妻之謂也。所貴者。夫在外而妻在內。內外和者。斯家事自順。夫先唱而妻後隨。夫妻

附者。斯家道自昌。果爾則兩情之歡洽。若得兩間之鈴響。而別奏宮商。則一意之綢繆。若進一曲之管絃。而自成唱和。疇弗共慶之。曰。此夫此妻。有美必合乎。疇弗並賀之。曰。伊夫伊妻。永以爲好乎。奈何竟有夫妻不睦者。出於其間。雖陰陽有對待之形。而彼則各持其半以相抗也。卽陰陽有互根之象。而彼則兩挾其偏以交錯也。各持其半以相抗。相抗者。必有相爭之情。兩挾其偏以交錯。交錯者。必有相混之勢。噫。一夫一妻。至於相爭交混。則侵凌之意。在所難除。則戲謔之端。在所必啓。又安能如子輿氏所云。夫婦有別也哉。爲婦女者。總宜遜順賢良。以敬其夫。庶於坤德之不愧矣。

男女防閑

且夫男女之間。總以一禮字爲重。何則。如男女之不親。禮也。巾櫛之不同。亦禮也。果爾。則知有嫌疑處。便屬非禮。招物議處。便屬非禮。特粗率之子。冒昧之流。往往以家人之細。無關輕重也。不以謹小而慎微。於是家庭中。遂有以直尋者。不妨枉尺。通權者。不必守經。暫將爲是禮。非禮之事。而不以爲乖。久將爲越禮。僭禮之行。而不以爲恥。初不想動作云爲之間。執此禮以爲衡。原有一成莫變之規。持此禮以爲證。更有一定莫移之典。再者。禮之一字。男子固不可違。而於女子爲尤甚。倘小節之故。禮法有失。而杜漸防微之功。不幾疎虞乎。竊願男女等輩。以守禮爲切切也。

戒妻驕夫

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十 醉仙亭

且齊人者。固嘗驕其妻妾矣。然爲丈夫者。驕其妻妾。固屬非禮。而爲妻妾者。驕其丈夫。更屬不情。要之丈夫之驕妻妾也。半以妻妾之醜陋。妻妾之驕丈夫也。恆以娘家之富貴。將見其趾高。其氣揚。洋洋得意曰。我娘家某兄某弟。高車駟馬。我娘家某兄某弟。履厚席豐。詡詡然。氣象非常。昂昂然。精神獨異。直俾其夫垂首喪氣。不敢仰視焉者。嗟嗟。若是之妻。若是之妾。不明禮者。以其誇張太甚。誠然娘家英雄。而明禮者。以其驕傲太過。誠然心思鄙陋。若而人者。不但招災殃。並且促壽數矣。

督夫滋事

俗語云。不怕無好事。但怕無好人。又曰。家有賢妻。男兒不作橫事。

是知爲婦女者。總以勸夫息事。不可督夫滋事也。不謂無知婦女。如夫主向人鬪毆。彼則督之曰。今日我若寬恕他。明日他愈欺凌我。苟非挾鎗持刀以相拼者。萬萬不能消我之氣。如夫主向人興訟。彼則督之曰。或假某事爲名。而控他侵佔。或拉某人作證。而告他毆擊。彼縱不畏拳脚。焉能不畏呈詞者。於是兩相較量。互爲爭衡。不至亡身破家。而不己者。到得此時。方知刁婦之督迫。以致遭此奇慘。雖然追悔亦莫如之何也已矣。

戒不貞靜

嘗讀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者。誠貞女。不自媒者也。禮義自防。匪伊朝夕矣。奈何不貞之女。當門而立。過其庭者。英華

少年輒目爲送迎。並私心竊計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斯時也。意之有所注者。禮亦不能爲之閑。情之有所屬者。義亦不能爲之限。然或者曰。人之多言。良可畏也。而若不以爲畏。又或者曰。嘉樂野合。昔所戒也。而若人不以爲戒。於是作非禮非義之事。今日者。難見父母兄弟之面。異日者。道遺公婆丈夫之羞。嗟嗟。不但家門爲之減色。卽鄉里亦爲之無光。有忝名節。有忝聲譽。有忝風化。並有忝祖宗。更有何面目立於天地間哉。

戒不柔順

子輿氏有云。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是知爲女子者。總以柔順爲本。彼古語有云。生女如鼠。猶恐如虎。亦此意也。故做女兒的。爲之父母者。務要教他說話和柔。滅剛戾之氣象。作事敬謹。無違忤之情形。如當年孟光者。做梁鴻之妻。甘心勤苦。每事順聽。低眉不敢仰看。人皆以賢稱之也。觀是則知婦女良規無越此矣。所最慮者。無端撒潑。露出些稜角。無故吵鬧。招出些煩惱。不但不成體統。定要惹取禍患。大害丈夫。噫。家中有這個婦女。決爲家門不幸。戒之戒之。萬勿蹈此轍矣。

戒懶尙勤

俗云。少壯不思發憤。老大難免悲傷。是知少壯者。固以辛勤爲貴矣。雖然。男子如此。而女子更當若何。睡牀也。務要晏遲。起身也。務要清早。拂几也。務要清潔。拭器也。務要乾淨。辦茶辦飲。務要你我

相勤。補衣縫裳。務要前後相湊。厨竈之間。漫令柴草堆積。佛堂之間。漫令衣服疊層。鍼帶之間。漫令絨線紊亂。若然。雖曰女子。總算完人。卽曰婦人。總有結果。豈非古今來可效可法者哉。所最慮者。南也不能。北也不能。東也不管。西也不管。無論足下穢污不穢污。掃帚永遠不拏。無論頭上飄蓬不飄蓬。髮際時常不束。盡日裏把著牌兒。還算正經營幹。頻年來耍著孩子。猶稱莫大功能。不然。到在夏日。此樹下移在彼樹下。名曰躲熱。到在冬日。他家裏上在我家裏。名曰散心。殊不想。如斯景象。飢寒在所難除。若此規模。困苦在所不免。到得此時。彼猶曰。憑我搖尾乞憐。彼緩者足可給我之急。在我卑躬下氣。彼有者定必恤我之無。嗟嗟。婦女若此。尙何面目立於人世間哉。吾知救是病者。非勤焉不可。

戒嗜賭博

天下最不可習者。賭博也。男子習此。則必傾家產。女子習此。則必敗聲名。姑無論賭局若何也。卽如鬪牌一節。若者男。若者女。交坐其間。若者是。若者非。共話此際。此誠壞事處也。奈何。今日婦女等輩。入寶局者。固屬甚少。而入牌局者。實屬甚多。當其初也。不過曰鬪一小牌散悶而已。就令輸錢能輸幾何。就令贏錢能贏幾何。迨厥後。由小變大。若者滿了增錢若干。若者玉了增錢若干。推之下注等等。猶不可限量。於是勝者以爲白來之錢。任意花費。而積聚者更有幾人。彼負者欠下某人某人賬目。往往竊首飾衣服。以爲

頂補。甚至無廉無恥。出人意料外者。婦女賭錢至此。甯非大有礙於風化哉。吾今言此。以爲婦女戒。

戒肆咒詛

天下最可惡。咒詛二字。特蹈是愆者。在男子猶少。在婦女居多。譬如有人偷他菜。他必咒詛幾句。有人偷他瓜。他必咒詛幾句。推之偷了他的雞。偷了他的犬。偷了他的禾。偷了他的稼。等等。罔有不爾。更有張家與李家不和。而借端咒詛。東隣與西隣不睦。而假事咒詛。或他孩子被人欺壓。而添打罵等語。或他事體被人撓阻。而添告狀等詞。噫。家中有這樣刁婦。甯不爲丈夫取禍。縱或不然。吾知順順當當的家運。將必從此有些背謬了。平平坦坦的家人。將

必有些災殃了。觀是好爲咒詛之婦女。可不速速回頭歟。

戒勿傷胎

天下罪莫大者。殤胎之藥。何則。蓋如此藥者。於將成未成之胎。而輕墮之。然或者曰。富者子息繁盛。慮家產分析。以至終於困窮。貧者子息繁息。慮衣食維艱。以致難爲婚娶。與其既生以後溺而死之。何如未生以前打而下之乎。再者。未生以前。論其五官百骸。其未備也。論其知覺運動。其未有也。論其戰兢恐怖。其未曉也。卽或有罪。較諸溺子殺女者。當亦減等。而吾謂竊有不然。以藥墮胎。其狠毒之心。爲已極矣。彼有生之前。獲利若干。迨死之後。遭刑若干。推諸市藥者某某。服藥者某某。到在閻王殿前。均受無窮折罰。奉

勸婦女等輩。早爲改過。萬勿蹈此惡習。而墮三途孽趣矣。

戒遊聽戲

戲者。皆梨園子弟演唱者也。彼男子聽之。猶起浮蕩之心。矧女子乎。雖然。在家演堂戲者。聆之尙有說詞。而在廟唱野臺者。聆之更何借口。直令老成者。指而目之曰。不守女規。不遵婦訓而已。何則。蓋當春廟之餘。不論何等人品者。多在臺前擁擾。不論何等心術者。半在棚側顧瞻。甚至邪蕩之子。以看戲爲名。而以看婦女爲實。所以戲謔之戲一出。卽向婦女車中送目。淫泆之戲一唱。卽向婦女坐上挑情。往往良家婦女。因看戲之由。起不正之意。緣聽戲之故。滋不法之行。奉懇爲女子者之爹娘兄弟。再三勸止。爲婦道者

之公婆丈夫。再三阻止。倘曰爲若父若母許下香愿。爲若子若女許下香愿。只令其上廟焚香。以了心愿而已。萬不可任其隨便聽戲。致名節有礙。致風化有傷。如是者。乃於婦女之道無虧欠矣。

戒勿懶惰

婦女輩。最宜忌者。懶惰二字。何爲懶惰。如日未落已寢室中。如日已出猶睡牀上。茶遞到手方纔飲的。飯遞到手方纔食的。衣服破了。絕不補他。衣服污了。絕不洗他。佛堂也猶不拂拭也。矧在臥室。几席也猶不打掃。矧在院宇。甚至披著頭髮出於戶外。散著褲角。走到階前。有了女兒。諸般活計。全賴女兒經營。有了媳婦。百樣活計。都令媳婦辦理。初不想。爾這個光景。爾女兒早學會了。爾這等

情形。爾媳婦早學熟了。你要是靠你女兒。你女兒必仍靠你。你要是靠你媳婦。你媳婦必仍靠你。家中有如是婦女。縱爲之丈夫者。千籌萬籌。又如何哉。吾知豪富之家。將必倏忽間窮困已矣。爲婦女務要戒此。

內外潔淨

俗語有云。乾淨二字。誠爲女子之良規矣。何則。蓋婦女輩。清晨早起。洒掃庭除。並取盆水拭抹一新。無論家人父子。頓覺丹墀几席之側。潔潤非常。詩書琴瑟之旁。清澄莫比。卽親戚朋友到得其家。亦必嘉其塵氛盡洗。穢汗不侵。氣象爲一新者。卽精神爲之一煥。室內室外。無臭惡之氣。斯老者幼者。無瘟疫之殃。此雖家中細微之事。亦婦女輩所宜勤而弗怠者也。萬勿視爲瑣瑣無關輕重。致堆積聚累。庭除內外不堪言狀者。噫。婦人女子安得不以是爲寶訓哉。

性宜柔弱

俗云剛強步步行不去。柔弱處處行得去。是知柔弱二字。固人生之所貴矣。而於女子爲尤重。蓋女子者。坤道也。坤道主順主柔。果能柔弱無失。遇阿翁阿姑必能孝順。遇阿妯阿姪必能和睦。遇阿子阿姪必能調理。阿上阿下必能布置。某長某短。置而不論。某某是。某某非。棄而不講。可言則言。出口堪爲則做。可行則行。舉步許爲準繩。醜在家者。他人不得與聞。事在內者。外人莫令與曉。

一語一默。盡是平和之形。一動一靜。悉屬雍容之象。迥異謬婦不肯屈已。迥異潑婦不肯下人。迥異乖婦不肯講禮。迥異瞋婦不肯忍氣。甘則與夫同甘。苦則與夫同苦。富則與夫同富。貧則與夫同貧。如是者。斯可謂賢德之婦矣。

存心敬戒

敬戒二字。在男子猶所宜勵。而於女子爲尤甚。何則。蓋女子自于歸以後。原不同未于歸之前。雖父訓少乖。母教少弛。或因未成人。故爲彼女寬。或緣未有家。故爲彼女恕。今則婦功婦德。責備正自無窮。酒白酒漿。敗檢豈必在大。敬之哉。謹慎不可不嚴。戒之哉。隄防不可不密。再者一念之肆。本屬甚微。而識者以爲非保家之主。

一事之悞。原屬甚細。而見者且引爲終身之愆。若然敢不兢兢至意。懍懍小心乎。中饋日主。巾櫛日侍。倘在我敬戒不深。固爲無意之嚙笑。而在人譏誚實甚。以爲有心之疏虞。果爾則上必見責於公婆。中必見責於夫子。下必見責家人。縱當日者。是嘉偶日配。而今日者。詎免怨偶日讎也哉。

勿損田苗

陰騭文有云。損人苗稼。是知損人苗稼四字。原爲惡事。固人人所當戒也。而於婦女爲尤甚。特此愆尤在城中。婦女絕無是慮。而在鄉間。婦女恆有是慮。觀其拔苗一節。便可知矣。往往拔自家之苗。使之不卽不離。而拔他家之苗。使之太過不及。何爲太過不及如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苗之密處。而轉聽其密。苗之稀處。而愈使之稀。如是者。吾知較諸牽牛牧馬。縱牲踐踏者。罪加一等。奉勸村中婦女等輩。當撫躬自問。他人種此苗稼。戒惰賞勤。本非容易。犁雲鋤雨。實屬維艱。我卽留心此際。猶恐有漫不經心之處。矧任意去留乎。念之念之。千萬勿蹈是過之爲得矣。

勿慣女孩

天下最不可慣者。男子也。而女子較男子爲尤甚。何也。彼男子者。其害僅在我家。而女子者。其害及於他家。爾看他認些乾親。日共來往。接見中表。不避疵嫌。若者笑。若者談。不拘禮法。若者出。若者入。不按家規。初不想。青年少女。卽防閑日密。猶恐性情之浮蕩。矧聽其放縱乎。吾知問其女紅之事。則必茫然。問其婦德之事。則必昧爾。雖未出嫁以前。爲之父母者。曾百般嬌慣。待旣出閣以後。爲之公婆者。必百般管束。到得此時。犯齒夫家。詎能免乎。吾因是爲嬌慣女子者戒矣。

忍事忍性

凡人吃虧後。未有不懊悔者。雖然。在男子者固多。而婦女爲尤甚。何也。每見婦女吃虧後。每對東鄰西舍曰。我每宗每宗吃虧若干。更有衣服穿不到處。輒向公婆報苦。東西喫不著處。輒對公婆報屈。甚至妯娌中。孩子打鬧。亦家裏之常事。奈何彼背後曰。我屋裏孩子吃虧。此背後曰。我房內孩子吃虧。如是謂非懊悔之詞乎。而丹陽真人女訓

予謂不必懊悔也。吃虧者乃栽培兒女之本也。爾如欲養好兒女。須當於他人所不能吃之虧。吃幾件。卽算於他人所不能吃之虧。吃幾分。當必於他人所不能得之佳兒得幾個。卽必於他人所不能享之大福享幾年。此乃世間一定不易之理也。種得白谷。必有小米。人何不深味斯訓。

言語謹慎

天下稱婦言者。每曰某家某婦。其口善辨。其詞極利。初不想其誇獎某婦之處。正是某婦愆尤之處也。何則。爾看某某也。從東鄰說向西鄰。非善爲口辨者乎。爾看某某也。自一事論及數事。非極其利詞乎。甚至詆謔之語。而曲爲比喻。譏諷之談。而巧爲援引。只要是人長短。彼必快其口舌。但要是人瑕疵。彼必爲之宣揚。這等婦女。詎賢良哉。吾願婦女等。當言則言。不輕於言。可言則言。不妄於言。言之者必中理。聞之者自怡心。庶足爲婦言之準則歟。

持節重義

嘗思天地者。有自然之節也。人心者。具本然之節也。惟其有自然之節。故春夏秋冬。萬古不易。惟其具本然之節。故富貴窮通。百年不移。自然本然。烏可忽哉。最可恥者。女流之輩。無有夫家而思夫家。以至節義有愧。有夫家而圖外好。以至節德有虧。雖然失節之說。不一其致。或嫌夫君之陋。而致失其節。或因夫君之愚。而致失其節。或緣夫君病症。而致失其節。或以夫君苦楚。而致失其節。嗟

嗟。失雖不同。而厥罪維均。罰所不容。死有餘辜。若斯之輩。眞乃畜類之不若矣。以若女而持家。將必家政不修。以若女而處事。將必事體不整。舉止無莊重之容。談笑具輕挑之象。採桑養蠶。以爲鄙事。上山聽戲。以爲奇能。甚嗎叫作公婆。臉面置而不顧。甚嗎叫作夫主名節。棄焉如遺。噫。所謂長夫之家。成人之志者。誠難爲斯人望矣。奉勸爲女子者。切切焉。以是爲戒。惟期心思之間。以冰雪爲則。操守之際。以柏舟爲規。逆來順受。眞堪稱女中魁元者矣。

女勿溺愛

從來養子者。當以溺愛爲戒矣。而養女爲尤甚。養女者。於沖幼之日。動作教以謹恪。勿令聽其驕狂。言語戒其輕浮。惟期使之端重。若何習學鍼黹。便巧而不拙。若何習學規條。便順而不逆。這等教訓。誰不曰賢媛哲婦。當出其門庭者。不料鄙陋之婦。偏以溺愛爲主。彼是女勤勞些。輒令其安閒。彼是女儉節些。輒令其奢侈。縱或累日登山。隨時上廟。並不忍以警惕之言。涉於其際。甚至姐丈妹丈之前。不禁謔語。表兄表弟之側。不禁戲談。不但爲之女者。於婦道有忝。卽爲之母者。於母儀有虧。如是人謂其女之過也。而吾謂其母之過。人謂其女不守女訓之過也。而吾謂其母不善訓女之過。噫。世間愚婦。何竟以溺愛爲哉。

貞烈規則

從來朝廷所旌表者。貞婦也。鄉里所欽崇者。亦貞婦。夫貞婦也者。丹陽眞人女訓

豈必夫死殉葬。而作此難行不經之事哉。特夫死也。則有孤子在。則盡心教養。則有雙親在。則竭力奉事。務期我之心。卽無異亡夫之心也。亡夫之心。卽無異於我之心也。如是謂亡夫之雖死猶生也。可要之夫死殉葬。雖不專專焉。以是持重。然夫死殉葬。更何敢淡淡焉。以是爲輕。何則。蓋其奇節瑰行。有不可汨沒焉者。再者。廉頑立懦。易俗移風。未必不因是爲之感激中矣。

內外交修

從來爲女子者。莫貴乎齋戒沐浴也。齋戒云者。內治其心也。沐浴云者。外治其身也。要之治心治身之說。不外改過更新之理。果能改過更新。四字無愧欠了。則不必修飾容貌。不必更換衣裳。居然

革面而洗心矣。居然澡身而浴德矣。萬緣俱淨。一塵不染。不啻風景也。爲之一變。面目也。爲之一新。於以知澄清者其心。儼若月明。而日且潔淨者其體。何慮藏垢而納污。惺惺在中。怠慢不見於動靜。昭昭其質。穢污早除於形骸。是煥然昭雪者。此其人。肅然圖新者。此其人。斯女子也。誠爲守貞不字之女子矣。天下爲女子者。皆當以此爲師。

持身公正

婦女家中作事。爲家者公。爲己者私。如一言一行。有所爲而爲者。雖是好言好行。未必真好也。如一言一行。無所爲而爲者。卽非好言好行。亦非真不好也。勿以小事而獨出己見。事貴商也。勿以大丹陽真人女訓

事而不順衆心。事求當中。謹遵此訓。以持身治家。不徒興家。且能和理。必家中婦女是則是效。始泯競爭。必家中子孫是典是法。始得昌大也。竊願婦女等輩。切遵吾言。無悖吾言者。卽無愧婦道。倘婦之悍者。虐戾異常。而於三從四德之條。盡行犯之。實堪愧也。子作是文。以勸婦女。賢婦女者。照此勉行。上則順父母之心。下則垂子孫之訓。實予之深望也已。

理家擇賢

婦女理內之職。苟家中無可靠之人。不可輕推此任。不然將此任附於無能之輩。而家事不能整理。斯家業必至蕭條。日見凋零。將何以餬口乎。故理內之職。總要有把握者。爲之統領。隨時隨勢以

度日耳。雖有時似乎奢華。而奢華處必屬恰當。卽有時似乎儉吝。而儉吝處亦屬恰當。終算是善於操持。再看家中媳婦。有能攝理者。一一示之。家中某事某事。當如何措置。命媳婦從中辦理。如媳婦泛濫無歸也。須緩動指引。不可遽然解任。因其人而寄其事。誠家中之良規也。奈何往往有新娶媳婦。將內職令其經管者。及至兩鬢如霜。問家業則家業困楚。空空四壁。早晚仰媳。於二餐猶難。到得此時。悔懊已晚。彼婦女者。何勿三復是言。

嚴肅閨門

從來女子之克葆此貞者。皆賴有所操持者也。亦恆恃閨門嚴肅。嚴肅者。整齊也。縱洞房笑語。亦曾入耳而驚心。而門庭清肅。內外

嚴明雖三尺之童。總要間隔。故尺寸也。不啻雲山之阻。果爾雀角雖多。誰穿我屋。鼠牙雖利。孰鑽我牆。室處岑寂。彼手纖纖者。無一隙之通也。於是遠近咸揄揚曰。某父某母。家教甚嚴。內外共讚賞。曰。某父某母。手法甚良。所謂貞女不肯自媒。烈女不事二夫者。當出此門中矣。

侍巧鄙人

從來爲男子者。原有智愚之別。爲婦人者。卽有巧拙之分。彼拙者不能使之巧。亦如愚者不能使之智。此乃理之一定者也。巧者而憐拙者。誰云不爾。果爾如彼不能裁衣裳也。而我代爲之裁。如彼不能翦式樣也。而我代爲之翦。卽推之理茶飯等等。何妨暗幫助。他待賓客等等。何妨詳指示他。遵是而處。內處外。甯不與古之賢后相比肩乎。奈當世婦女等輩。意見太小。有恃口巧而妄鄙誚者。有恃手巧而肆欺凌者。或誇耀於某某之前。而自鳴得意。或倨傲於某某之側。而頓有驕心。倘拙者問他。則冷語冰人。拙者求他。則洋洋不采。嗟嗟。若此行爲。誠瑣瑣不足道矣。竊願爲巧婦者。千萬勿有是病。

言語污人

從來夫妻之間。不一其說。有出於少年者。卽有出於半路。更有情緣所勾。而忽爲側室。銀錢所買。而事以終身。或鄙之曰。某某原非結髮夫妻。只是露上而已。初不想。爾出是言於口。他卽懷是忿於

心縱陽爲附合。不敢與侵。而陰爲仇敵。實欲與抗。倘他日有可報之事。伊斷不肯甘心。異日有可報之時。伊詎肯忍氣。言念及此。不幾因口舌間。致滋無窮煩惱乎。奉勸爲婦女者。彼他人是結髮與否。當置而不談。是露上與否。亦當棄而不講。卽或伊之根基不好。與我相關。聲名不强與我相礙。而我何妨止宜閉門不出。自掃門前之雪。便得當矣。

勤修蠶事

古云婦無公事。修其蠶職。又曰妾子始蠶。是蠶之爲事大矣哉。故由民婦上至夫人。於永巷深春之日。罔不以蠶事爲重。雖然蠶之養也。原宜慎。蠶之飼也。不可苟。胡爲乎養。密厥桂宮。峻乃蘭室。旣無宿雨之虞。更無驚風之患。胡爲乎飼。隴上柔桑。牆邊密葉。旣風戾而食。更近川而浴。如是養蠶。方稱養之者。用心密矣。如是飼蠶。方稱飼之者。用意微矣。雖然。猶不止此。必須養之者。勿出惡語於其前。飼之者。勿食腥味於其側。推之飲酒吃烟。以及食葱蒜者。均宜勿近其旁爲妥。觀是則知桑事與農事。誠並重矣。

勤理繅事

嘗思蠶事者。爲婦人之要事矣。然蠶事旣畢。斯繅事乃興。繅事者。其功易紊。始則引其緒也。繼則竟其委也。終則比其綸也。纖纖女手。不辭其苦。繅以畢事之際。居然成婦功於閨闈者。然或者曰。彼留子國。彼留子嗟。乃綽約之嬌姿。何以不憚勞瘁如此者。而予竊

謂不然。此乃修其所當修之職。盡其所當盡之責也。初不想諸侯夫人於桑月條桑之後。猶修繅事於深宮。矧我民婦。烏得怠惰自安耶。予今作此文。奉勸爲婦女者。於永巷深春之日。當以蠶事爲始。以繅事爲卒矣。

勉勵婦工

婦工二字。僉曰工巧過人。果爾將必把翦時。裁成花華世界。提鍼處。繡出錦繡乾坤。如是鍼黹。可謂超凡而邁衆矣。而不知所謂婦工者。非特此也。專心蠶績以勵其職。勤勞女紅以修其業。奉養翁姑以盡其孝。潔其酒食以致其祭。於是等件。無所虧欠。卽算於是婦工。無所抱慙。不然。縱金梭一弄。似爛雲章。玉杵一度。如懸瀑布。又奚足稱婦工哉。

清潔婦容

甚矣。世道之日下也。卽婦容一說。已令人再三浩嘆。何則。彼婦人者。小蠻腰纖纖似柳。響屣廊步步生蓮。更兼花插朶朶。不啻野鹿啣來。星懸明明。儼若牽牛拜去。這個情形。原係狐媚之狀。而當世反云。彼有婦容。噫。以是爲婦容。則婦容良堪羞矣。而予獨曰。不以打扮美麗爲尙。所貴者。盥洗塵囂。無污垢之氣象。潔白服飾。滅艷麗之情形。並且謹恪自勵。不好嬉笑。端莊自處。惟事操持。如是者。謂爲婦容。誠無愧矣。願修飾婦容者。以是爲法。

婦道宜順

丹陽眞人女訓

卷下

三 醉仙亭

天下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無論姑嫜之前。以順爲正。卽諸妯娌之前。亦以順爲正。無論丈夫之前。以順爲正。卽諸妯娌之前。亦以順爲正。某時某刻。不敢稍有怒容。某言某行。不敢稍有怨色。知性之易縱也。而事事以禮爲範圍。斯易縱者不敢或縱。知性之易乖也。而處處以義爲防閑。斯易乖者不敢稍乖。慎之以小心。秉之以至誠。彼帝嬪猶凜以觀型。王姬猶不敢以挾貴。矧下焉者。而敢隨便不拘。驕矜自恃。以遺過愆乎。所宜容貌顏色必求其端。孝敬忠謹必責其誠。如是乃得妾婦之道矣。

恩待奴婢

天下最難養者。其惟奴婢乎。然難養者此輩。而不可苛虐者亦此輩。彼做官之家。雖當學些官禮。務要細細指點他。默默安排他。倘有疎虞之處。訓迪中加以愛憐。若有忽略之時。責備內加以寬宥。縱若女者。係他人所生。不啻我身所生。待若女子。總要簡便養若女子。兼要優容。一衣服也。切莫使他虧欠。一飲食也。切莫俾他短少。凡若女所敢言者。我身都宜包括。凡若女所不敢言者。我身均宜體卹。並告家中婦女。他有錯悞。不必打罵。恕他愚蠢。卽算陰騭。俟若女年長擇配。決不取其身價。如是可謂推恩奴婢矣。

早嫁婢女

嘗思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是知爲父母者。當早爲女子擇配也。豈婢女而獨不然。然或者曰。婢女者卑。應聽我使令。婢女者賤。應

聽我喚呼。卽不爲之配偶。彼不過隱中抱泣而已。其奈我何。初不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爾悞了他的婚姻。卽算遲了他的歲月。他必恨怨於你。寇仇於你。縱或不然。婢與主勢相懸絕。分屬迥殊。而舍此他適之志。將必日日挂於胸間。就令婢子懷恩抱義。終其身並無別想。而我返躬自問。不幾難對此婢子乎。思之思之。萬勿令婢奴等輩。致嘆光陰之負也已。

誠訓產婦

從來婦女間。助夫行道者。古今會有幾人。下此者。則必致於產焉。夫由懷孕以至於產。亦婦女之常事耳。亦何必訓迪多端。然而產婦明禮者。實屬寥寥。苟不教以數條。焉能不蔑禮乎。予今詳爲指示。願婦女輩。敬聽勿違。彼在暗房之中。不可向鄰舍處去。令人怨恨。不可向井石間去。令人憎嫌。再者生兒育女之胎衣。務要埋在僻靜之地。生兒育女之血水。務要覆在背陰之間。縱或親友有賀弔之事。萬勿輕造其門。推之竈下。日中風際等處。總以禁忌爲宜。予知其至意兢兢。小心懍懍。不但不滋神靈之怒。並可除已身之殃。產婦之良規。端在此矣。

爲母教女

諺有云。人莫知其子之惡。是父之愛子也如是。而母之愛女也爲尤甚。特父之愛子也。莫過於勞。而母之愛女也。當切於教。所教伊何。繡房也。務要清肅。姆訓也。務要恪遵。女工也。務要勤勞。外事也。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三毛 醉仙亭

務要拋擲。雖然爲嫁之時。固屬如此。而旣嫁之日。又當奚如。叔嫂也不相通。問兄弟也不與同席。彼外客遠戚。勿輕爲話談。彼三姑六婆。勿妄爲結納。雖有僕僮。非呼喚不敢出入。卽屬族戚。若言辭惟要莊重。就令有譏之者。曰。夫夫也。過爲拘執。而我不辭其非。夫也不能大方。而我亦任其咎。循循守禮。守禮所以重節也。謙謙下人。下人所以正己也。或言公婆長短。則正言以拒之。或言妯娌是非。則厲色以止之。所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其斯之謂歟。

嫁女卽時

嘗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有男必有女也。明矣。然男子願有室者。固屬常情。而女子願有家者。亦爲至理。何則。蓋居雖同而志各別。常抱畜我不卒之憂。鵲有巢而鳩實居。奚俟嫁日歸之禮。故彼君子。女不終以尹吉爲家。而乃女子。又必以歸妹爲願。倘爲父母者。必沾沾焉。俾其抱守貞之說。是使男女兩相睽矣。必切切焉。俾其高不字之節。是令陰陽不相配矣。浸假而貽過時之懼。浸假而遺不潔之名。彼女子者。廉恥頓喪。斯父母者。姓名堪羞。人將爲其女子咎也。而吾爲其父母咎。人將爲其女子繩也。而吾爲其父母母繩。俗語云。女大不可留。留來留去。結冤讎者。卽斯之謂歟。養女者。知此。

嫁後規則

從來爲女子者。至于歸後。則女德所由終者。卽婦德所由始。夫婦

德果何如乎。如關雎開王化之原則婦德貞靜麟趾兆百年之瑞則賦性幽閒古之賢后固已垂範於昔矣。今之哲婦可不爲法於茲乎。一夫一婦有相資之端。卽一陰一陽有相濟之義。雖未歸之日猶可自寬。而今無容自寬也。卽未歸之時還可自恕。而今無容或恕也。蓋卜吉奠雁已昭然於訓教之非常。俟庭迎門倍凜然於職位之甚重。夫豈第燕爾新婚。僅如兄弟之樂。琴瑟在御。徒彰靜好之風也哉。於以知辭諸姑而就嫁者。卽成婦順以有家。於坤道之常。加之意焉。於人倫之正。留之心焉。萬勿於公婆之前。仍若家中父訓之餘。母教之候。逞其驕慣之性。發其幼弱之情也已。

勿學女醫

嘗思古無醫女。是知醫道一節。卽爲女子所不可學也。明矣。何則。蓋以醫術之業。生死所關。安危所係。故自古以來。將兵者則有女子。和戎者則有女子。征蠻討賊者則有女子。不然作詩作賦者則有女子。修仙了道者則有女子。惟醫人病症。自古無有精其事者。奈何當代婦女。許多出馬看病。不曉脈理。而亦看脈。不達鍼法。而亦行鍼。不明藥味。而亦用藥。不知爲知。不能爲能。人以爲世道有益者若而人。予以爲世道有害者若而人也。嗟嗟。以關係生命之術。偏沿習於婦女等輩。戕人害世。其罪豈淺鮮哉。

勿學巫師

天下輕言禍福者。恆屬術士。假以餽口四方。術士以外。不可如此。

矧婦女乎。奈何當代之俗。竟有婦女看香者。或爲呻吟聲。悲哽聲。寒顛聲。或爲鼓舞狀。牽掣狀。顛狂狀。累累情形。不堪入目。並云某某當富貴。某某當貧賤。某某有福澤。某某有災殃。要其間亦多中者。倘有妖邪附體。假以看病。情猶難恕。若無妖邪附體。假以取利。罪更難逃。無他。爲其輕談禍福。愚惑小民。以致信聽者。亂若靡也。予今言此。蓋恐人由小事生大事。由俗事成邪事。漸漸引人立會之下。卽漸漸誘人立教。致良民而成罪民。俾良婦而成巫婦。縱或朝廷寬宥。而捫心自問。甯不自覺無味乎。願天下婦女等輩。勿蹈是轍。

勿信荒誕

考神錄載。正月望後夜。俗取飯箕。衣以衣服。插箸爲嘴。使畫粉盤以下。更有請周公者。用兩根秫稽。一頭一人相扶。中間置一橫稽。以占年頭。第用飯箕者。二女子各一手平托。若用秫稽者。二女子各兩手平托。兼焚香楮資財。誦俚俗咒語等等。忽飯箕爲之一動。則曰神至。忽秫稽爲之一動。則曰神至。初不想。手托既久。必略爲震掉。故卜事之吉凶。未必能準。占年之荒稔。未必能驗。此眞愚婦女之所爲也。夫詎眞有神靈憑依也哉。卽有神靈憑依。亦非眞正神靈。矧無憑依乎。予今言此。竊願婦女等輩。勿爲虛無縹緲之事。而敦綱常倫紀之行。庶不爲邪術所愚惑矣。

戒乞巧會

丹陽眞人女訓

卷下

三

醉仙亭

若曰。予見婦女輩。於春令廟會之際。或上山。或入寺。或看會。或觀燈。遊女如雲。指不勝屈。然此猶小焉者矣。惟歷年七夕之夜。結伴詣神廟拜禱。圍坐至曉。始散而歸。謂之乞巧。雖鄉中之廟。未必皆爾。然而如是者。往往有之。夫乞巧。亦婦女常事耳。竊怪者。必於昏暮間。集婦女百千人。俾倡首者。一一爲之祝佑祈籤。是夜也。雜沓喧譁。坐以徹曉。人以爲如是乞巧。求保平安。予以爲如是乞巧。不成體統。此誠惑世害人之一端也。奈何婦女等輩。率多愚昧。易於誑誘。最難醒悟。竊願得一二識見高明者。開導勸解。庶此風爲之息止歟。

禁戒鬧房

天下所宜改者。鬧新房一節。特此俗淹流已久。匪伊朝夕。何則。如新娶之家。於更深之際。親戚朋友列坐於新婦之房。往往叫拳行令。艷歌俚曲。放蕩無拘。每至長夜而不斲者。縱或娶婦之家。亦不以是爲諱忌。而開罪於客。而要未嘗不苦患之。余因是之故。略陳數語。以爲勸解。特願有是鄉風者。漸爲改之。無是鄉風者。不必學之。非敢謂是習之不善也。特以昏期宴後。開笑諢端。多不雅致耳。果從此變是俗焉。甯非返樸歸真之一道歟。

勿過造作

女子裹足之說。此風沿傳已久。豈至今而可卻哉。特不可太過焉耳。如必曰。無論生的富麗與單寒。均要三寸金蓮。吾知天下幼女。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三 醉仙亭

不知幾歷苦楚。而始能如是。再者古之美女。未必盡在蓮鈎而博美名也。使切切焉專取於斯。彼天下不裹足者。不幾都成醜婦乎。予今作此訓語。奉勸天下養女者。雖不可不裹此足。而戾民風。然不苛求細足。致揉筋折骨。陷孩提於慘痛之中。果訓迪提撕俾婦女輩。有后妃逸美之德。卽雙足碩碩如觀音者。又孰不謂爲淑哲歟。

教女子文

嘗觀婦女一節。旣適夫子之後。則爲婦人。未適夫子以前。則爲女子。夫女子者。聆父訓者有年。遵母教者有年。習容儀者有年。養性情者有年。其少艾也。不啻桃之夭。方美少也。其垂髻也。不啻草之芽。方勾芒也。彼留子國。彼留子嗟。卽命婦夫人。覩此婉婉。未有不鄭重於懷來者也。斯時也。爲兄嫂者。正宜嚴加保護。爲父母者。正宜密爲防持。俾其在室在閤。不必冶容之炫露。萬勿倚門倚盧。偏教禮範乖違。如是庶合閨門之良規矣。

訓迪女子

嘗聞養不教父之過。是知教子者。固不緩焉矣。然教子固不可緩。而教女尤不可忽。所教維何。無非奉養雙親。無違夫子。和順妯娌。禮貌親戚。包容上下。訓迪子女。洒掃庭除。恪飭鍼黹。早起遲眠。不敢惰逸。克勤尙儉。不敢奢靡。製作衣裳。不敢新奇。打點飲饌。不敢粗畧。在家之時。如此訓教。出閤之時。自必柔順。眼空意大。斷乎不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三 醉仙亭

敢口甘心苦。斷乎不能。至於他端過愆。較此為尤甚者。無庸為若人慮矣。

訓婦女文

君子欲訥於言。至聖已言之矣。是男子者。猶宜如此。何況婦人。為婦人者。與隣婦晉接。所當親親近近。無睽違處。情禮無疎慢處。人非。置而不講。人短人長。棄焉如遺。如是者。內度諸已。可以免愆。外度諸人。可以去怨。誰不曰。良哉斯婦。婦道之無愧矣。不料今之為婦者。所盛稱揚之端。無非才名蓋世。口辭超羣。顏色艷麗。工巧過人。捏無為有。自南家到了北家。弄假成真。從東舍到了西舍。本傳言也。指為實際。木小節也。謬為大端。又或微微疑忌。畢

世宿冤。縱有人勸解。終不肯釋。甚至饒街肆罵。不顧恥廉。逐日結仇。不知追悔。妯娌為之鬪口。親戚為之傷情。里黨為之變臉。如此過惡。無有底止。噫。到得報應臨頭。殊可慘矣。竊願為婦女以是為懲。

敬待賓客

客之往來者。固家之常也。特待賓客者。不一其說。或茶或酒。惟期男子躊躇。或飯或湯。必待家長策畫。治內更兼治外之下。擾擾者。豈不憚煩。甚至措辦鹽來。向未有醋。措辦肉來。向未有米。不然。或打東罵西。不得安穩。或催男迫女。不得消停。吾知賓客在堂。當不免懷慚而去者矣。所望於為婦女者。若者壺若者瓶。洗滌潔潔淨淨。丹陽真人女訓

卷下

三 醉仙亭

淨若者湯若者水準備妥妥當當。若然豈客來而遽待乎。非也。有
家長者。還宜商之家長。無家長者。猶宜酌之夫主。或殺雞或爲黍
粥。和早已爲全。或烹魚或宰羊。豐儉勿要太過。整整齊齊。無纖毫
缺綴之處。欸欸恰恰。無絲毫怠慢之時。要之客更有可見不可見
之分。可見者。不可不見。不可見者。莫要妄見。審其遠近親疎之別。
斯誠得矣。婦女待賓客者。準此。

婦女規箴

嘗思夫主倡也。而婦乃主乎隨。要其間以品行爲尊。以恣容爲末。
以德行爲重。以奇巧爲輕。翁姑也。代夫致其孝敬。兄弟也。代夫致
其和平。妯娌也。代夫昭其順睦。婢妾也。代夫盡其蓄養。何也。蓋以

男子出外之日多。在家之日少。反不若女子精心揣度。無所不周。
致意躊躇。無所不密。推之鍼黹。也不憚其勞。飲食也。務期其潔。出
入也。必當乎禮。起臥也。罔越乎規。大則助夫爲聖爲賢。小則助夫
興家起產。甚矣。婦女之關係大矣哉。第一言一行。一衣一食。一來
一往之間。當無不稟命公婆夫子而行。如是者。則稱賢助。誠無所
愧。倘不以婦道自守。或嫌貧愛富。不在規矩之中。或好逸惡勞。出
於禮法之外。或白晝詛天。恬不知恥。或黑夜咒世。毫不知羞。或談
長論短。戲詈非常。或講是議非。詈罵不已。且更上廟拈香。登山拜
佛。起會。戲賞景遊春。一切非禮之舉。無所不爲。此誠不賢之婦。
無足掄揚者矣。爲婦者。知此。

養女嚴教

天下有男子者。每日男子內向。而不樂有女子者。恒曰女子外。故教男子者多屬殷殷。而教女子者若不然。淡淡泊泊。只示常規。忽忽輕輕。並無嚴訓。習學術鍼。俟其無事。爛演禮法。聽其消閒。甚至上山燒香。到寺聽戲。竟有見如不見。聞猶不聞者。豈不失教女子之大禮乎。竊願養女之家。先教以堂前遜順。無悖逆之情。室內和平。無乖戾之氣。澹泊自甘。無奢華之好。刻苦自勵。無安逸之形。萬不可以塗抹光華。梳掠工好。衣服炫耀。簪珥輝煌等。爭人耳目。心思搖動而迷惑矣。

印書姓氏

子友守一劉先生性好善書。每見三教聖賢勸善訓世之書。不惜重貲。輒印送之。歷十餘載。所施者至萬千卷之多。復以女子丹經善篇。世不多覩。為憾。祈子代為選擬。凡有裨坤道身心性命德言工貌者。彙輯成帙。以廣其傳。子由癸未春月。選錄較訂。經一寒暑。始得就緒。將是書分為上下二卷。付之剞劂。名曰坤鏡寶鏡。其間經文詩詞。皆係歷代仙賢著述。義理精詳。語句珠玉。有志之婦女。苟能修證。篤行。雖女子身。則聖賢之境。亦不難登。矣。印百部。不敷流傳。尙冀同志者。廣佈施送。俾天下婦女。咸出苦海。同登聖域。其功德豈淺鮮哉。是為序。

時

光緒歲在閏逢浣灘之次如月

丹鳳山道人復陽子識于醉仙亭中

大興縣劉盞印送白紙五十部 錢一百七十
五吊文

通州華振宗印送毛邊紙二十四部 銀六兩

正白旗籍雪松張室墨爾根覺羅氏印送毛

邊紙十六部 錢四十八吊文

媳 靜德張龔氏印送毛邊紙十部 錢三十吊
文

如有願印施送者向正陽門外廊房頭巷晉文齋刻字處辦理即

妥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 located in the center and right portions of the document.

